

文稿

東海館藏《西漢文類》概述

流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東海典藏宋朝陶叔獻編《西漢文類》殘卷一部，存卷二十至卷三十五，共八冊。

1956年，當時負責線裝古籍整理的張紹典先生曾藉由屈萬里先生蒞臨東海的機會，請屈先生協助鑒賞。屈先生於同年4月22日來信告知：

以弟所知，僅《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殘本五卷。原書凡四十卷，宋陶叔獻編，宋紹興十年刊本。愛日精廬藏本為卷卅六至四十。貴校所藏，卷數若亦為卅六至四十，則必為愛日精廬藏本無疑；卷數若不相同，亦必原為一部書而後世分散者；因愛日精廬藏本亦有清遠堂印也。此書雖無特殊材料，然但就版本之珍秘言之，亦是為鎮庫之寶矣。¹

本館為保護該書，上下夾以檜木板，放置在冷氣房內典藏。夾板內黏貼一張分別標註：「書名」、「著者」、「出版」及「說明」等四項的相關資料。「說明」項記載：

按是書原共四十卷，本館現藏者為卷二十至三十五(共一五卷²)部份。據《愛日精廬藏書志》載，該廬曾藏是書之卷三十六至四十部份，兩者書頁內均蓋有「清遠堂」印章，可信屬明歸安龐太元之舊藏，落入清朝藏書家張金吾(愛日精廬主人)與席鑑(常熟人)手中。本館現有即為席氏之藏書。本書刊刻年代久遠，實為普世難獲之寶，本館列為珍藏之一。

此項記載，當是根據屈先生之說而著錄，因此《西漢文類》亦號稱「東海鎮庫之寶」，平日深局善本書室，外人不能輕易目睹。

吳福助先生曾撰寫〈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鎮庫之寶--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一文詳加介紹³。筆者亦藉由整理館藏線裝古籍的機會，再根據所見配合相關文獻的記載，敘述如下。

¹ 見與館藏《西漢文類》一起保存的屈萬里先生信件。

² 按，從卷20至卷35，實為16卷，核對原書亦是16卷，故題「15卷」有誤。

³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發表在《書和人》，第415期，1981年5月，頁1-8。後收入在吳福助編《國學方法論文集》，頁407至425，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初版。本文引用即據《國學方法論文集》的記載。

二、關於《西漢文類》的記載

《西漢文類》一書，唐朝柳宗元《柳河東集》收〈柳宗直西漢文類序〉，標題下雙行夾註題：「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二年從公至柳而卒，公嘗誌其殯，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具備，連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西漢文類之意也」。〈序〉文云：

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攬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移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廢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⁴

故宋朝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載：

柳宗直《西漢文類》四十卷。⁵

宋朝鄭樵《通志·藝文略》亦載：

《西漢文類》四十卷，唐柳宗直集。⁶

宋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別集類》載：

《西漢文類》，右唐柳宗直撰，其兄宗元嘗為之〈序〉，至皇朝其書亡，陶氏者重編纂成之。⁷

至遲至晁公武時，已有「至皇朝其書亡，陶氏者重編成之」的說法。在其後的宋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總集類》也隨著提出：

《西漢文類》四十卷，唐柳宗元之弟宗直嘗輯此書，宗元為〈序〉，亦四十卷。《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今書陶叔獻元之所編次，未詳何人，梅堯臣為之〈序〉。⁸

⁴ 見卷 21，葉 5 至 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⁵ 見卷 60 藝文志第 50，文史類，葉 2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⁶ 見卷 70，藝文略第 8，總集，葉 2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⁷ 見卷 4 下，別集類下，葉 4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⁸ 見卷 15，葉 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與陳振孫約略同時的章如愚在《羣書考索·類書門》也記載：

《西漢文類》，皇朝陶叔獻所撰也。類次《西漢書》中詔命、書疏、奏記、策對、下說、檄難、詩箴、頌賦贊序。先是唐柳宗直為《西漢文類》，其兄宗元叙之甚詳。叔獻惜此書不見於世，因論次為四十卷。⁹

稍後的宋朝王應麟撰《玉海·藝文》「唐《西漢文類》、《東漢文類》」條題：

柳宗直《西漢文類》四十卷，宗元〈序〉之，其書不傳，宋朝陶叔獻類次為四十卷，梅堯臣〈序〉。¹⁰

元朝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總集》更詳細記載：

《西漢文類》二十卷，鼂氏曰唐柳宗直撰，其兄宗元嘗為之〈序〉。至皇朝其書亡，陶氏者重編纂成也。陳氏曰「宗直此書四十卷，《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今書陶叔獻元之所編次，未詳何人，梅堯臣為之〈序〉。」子厚序略曰……。¹¹

因此，元朝脫脫撰《宋史·藝文志》直接記載：

陶叔獻《西漢文類》四十卷。¹²

明朝楊士奇等奉敕撰《文淵閣書目》僅著錄二部，分別題：

《西漢文類》一部六冊，《西漢文類》一部六冊。¹³

明朝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記載：

陶叔獻《西漢文類》四十卷。¹⁴

清朝范邦甸等編《天一閣書目·集部》載：

西漢文類三十五卷，絲紙紅絲闌鈔本，右侍郎大庾劉節編輯。¹⁵

⁹ 見卷 19，葉 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¹⁰ 見卷 54，總集·文章，葉 18 至 1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¹¹ 見卷 248，經籍考 75，總集各門，葉 15-1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¹² 見卷 209，藝文志第 162，藝文 8，葉 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¹³ 見卷 2「日字號第一厨書目」，文集，葉 3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但清朝覺羅石麟等奉敕撰《山西通志·經籍集類》(卷 175，葉 37)仍著錄「柳宗直《西漢文類》四十卷」。

¹⁴ 見卷 54 志 40，藝文 8「總」集，葉 1，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¹⁵ 見葉 33，所錄之《天一閣書目》係明朝范欽家中所藏之書目，收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林夕主編，煮雨山房輯，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清嘉慶十三年揚州阮氏文選刻本，2005 年。

似乎到了明朝劉節時，或因未見到陶叔獻所編之書，而重新編輯，故范邦甸等編《天一閣書目》時據所藏之鈔本著錄之。又，清朝顧嗣立編《元詩選》的「陳謙子平遺稿」條云：

謙字子平，吳郡人。父疾，革思食鰕魚。進鰕而沒，遂終身不食鰕。兄訓字師敬，為吏，謙事之甚謹。……子平為文章馳騁上下，尤善古賦及古今體詩，詭麗舂容，詞辯鋒出，不少讓。黃晉卿見其文必咨嗟以為不易，逮嘗悼時流文氣不古，手編《西漢文類》若干卷，生平著述甚富，兵火後僅存《周易解詁》二卷，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古今雜體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¹⁶

提出元朝陳謙「手編《西漢文類》若干卷」，惜未能記載究竟多少卷。

從上述可知，前人對於《西漢文類》一書，皆認為：唐朝柳宗直先編撰，宋朝陶叔獻則惜該書之不傳而重新編纂，兩者同為 40 卷本；元朝陳謙所編僅記「若干卷」，而明朝劉節重編本則為 35 卷本。亦即同名為《西漢文類》，至少有四人：柳宗直、陶叔獻、陳謙及劉節等先後編纂過，時代亦跨唐、宋、元、明，但館藏之《西漢文類》，為宋朝陶叔獻編纂的殘卷。

三、關於《西漢文類》的編纂體例

關於《西漢文類》先後三次編纂的體例究竟是否相同？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僅云：

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¹⁷

可以瞭解該書是以「文類」區分，至少有「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等類型。

館藏之陶叔獻《西漢文類》雖屬殘卷，但仍可見到各卷收錄的內容：卷二十收「論辯」七首，卷二十一收「遊獵」三首、「檄難」四首、「文學」二首、「封禪」一首，卷二十二收「辨說」七首，卷二十三收「舉薦」九首，卷二十四收「舉薦」四首、「官職」六首，卷二十五收「宮闈」一首、「陵寢上」二首，卷二十六收「陵寢下」七首，卷二十七收「奸邪」六首、「瑞慶」五首，卷二十八收「叛亂」六首，卷二十九收「敕戒」七首，卷三十收「樂歌」二

¹⁶ 見三集，卷 9，葉 30 至 3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¹⁷ 見卷 21，葉 5 至 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首(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卷三十一(無文體名)收「韋孟諫楚王戊詩」等十首，卷三十二(無文體名)收「司馬相如子虛賦」及「上林賦」等二首，卷三十三收「遊觀上」三首，卷三十四(無文體名)收「揚雄羽獵賦」等三首，卷三十五收「賦」五首。¹⁸共十六類(不含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及卷三十四無文體名者)。

憶及已故前古籍室朱書焱主任告知，《西漢文類》的卷三十六至四十，是典藏在北京圖書館，卷三十六收「雜文」一類；吳福助先生亦說卷三十七的目錄有「論」類二首及「表」類八首¹⁹，至於清朝紀昀等奉敕撰《三國志文類提要》所言：

柳宗元《河東集》有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其文皆採之《漢書》，是編惟採《三國志》之文，蓋沿其例。凡分二十三門：曰詔書，曰教令，曰表奏，曰書疏，曰諫諍，曰戒責，曰薦稱，曰勸說，曰對問，曰議，曰論，曰書，曰牋，曰評，曰檄，曰盟，曰序，曰祝文，曰祭文，曰誄，曰詩賦，曰雜文，曰傳。²⁰

明確指出《三國志文類》僅「採《三國志》之文，蓋沿其例。」「分二十三門」。似乎提出《西漢文類》也是「分二十三門」，比柳宗元《序》所列舉的「十類」，多出了「十三類」。²¹但內容與館藏殘本各卷所題的類名大不相同，若能親睹此書之卷三十六至四十的藏本，或能更加瞭解該書究竟分為哪些文類。

三、關於編者陶叔獻的生平

關於陶叔獻的事蹟，首見於宋朝沈邁《西溪集》，篇名題《陶叔獻墓誌銘》，內容云：

廬江陶叔獻，字元之，其先自晉大司馬侃以來，世為廬江大族。自其

¹⁸ 按，〈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鎮庫之寶--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見《國學方法論文集》)頁 414 至 419 詳列此十六卷各卷收錄的文類及篇目，為節省篇幅，本文不再贅錄。吳福助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初版。

¹⁹ 按，吳福助《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鎮庫之寶--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頁 410 記載：「今鐵琴銅劍樓所藏五卷有影抄本，見《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卷四」，頁 419 又載：「至於鐵琴銅劍樓所藏五卷，今所見僅書影一葉，為三十七。目錄有『論』類，收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班彪王命論一首，又『表』類收八表敘八首。」

²⁰ 見《總集類提要》，葉 1 至 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²¹ 按，筆者在撰寫期間，曾利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得到盧燕新《柳宗直《西漢文類》考論》，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120 至 125，2011 年第 1 期(第 26 卷)。該篇雖提到柳宗直的編纂時代及體例，但仍未明確的提出。

父方左侍禁杭州巡檢，卒官，始家於杭。是時君始冠矣。家甚貧，奉母夫人孫氏，以孝稱。好學，明經，能文，吳越學者多從之。皇祐元年(1049)春三月，登進士第，四月乙酉病卒於京師，年三十六。君儻有大節，仁於宗族，信於朋友，善議論，通古今，所至公卿大夫皆為之禮，且謂其必用於時而不可量者也。豈謂其亟已者也，嗚呼，其命矣。初君之卒，諸朋友賓客既相與飲，賻殯君於國東門外。其妻唐氏則攜其二男一女歸江陵外家，孫夫人老無所歸，遂養於其外孫戴顯甫，以壽終。顯甫者，秀州人，舉進士，有名，今年被選為亳州永城尉，遂載君之喪歸。以十二月壬午與君之考妣序葬於月輪山之東原，嘉祐八年(1056)也。唐氏先已亡，三子者不知其所矣，嗚呼，益可悲夫。君所為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予與君皆皇祐進士，昔哭其死，今見其葬，非予孰為銘者。銘曰……。²²

知陶叔獻，字元之，為晉大司馬侃之後裔，於「皇祐元年(1049)春三月，登進士第，四月乙酉病卒於京師，年三十六」。沈邁因與他同為「皇祐進士」，故為之「墓誌銘」，我們才能藉此知之。

清朝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嘉興府·宋·戴顯甫」條載：

戴顯甫，舊《嘉興府志》嘉興人，嘉祐癸丑進士，選亳州永城尉，與母舅杭州陶叔獻同舉進士，陶登第纔旬月，卒於京師，顯甫扶舅喪歸，葬舅妣攜子女還外家，其母孫無所依，迎養於家。²³

清朝王梓材、馮雲濠撰《宋元學案補遺》「陳氏家學·陶先生叔獻」條載：

陶叔獻字元之，其先世為廬江大族，自其父杭州巡檢卒官，始家於杭。家甚貧，奉母孫氏，以孝稱，好學，名經，能文，吳越學者多從之，寶祐元年(1253)登進士第，卒於京師。所為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²⁴

民國李榕《(浙江省)杭州府志》「冢墓·進士陶叔獻墓」條則載：

叔獻字元之，廬江人。父官杭州巡檢，始家焉。叔獻皇祐元年(1049)三月登進士，四月卒于京師，與其考妣序葬于月輪山之東原。²⁵

²² 見卷 10，葉 13 至 1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²³ 見卷 187，葉 2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²⁴ 見「別附」卷 1，葉 36，張壽鏞校補，歷代學案第二期書，台北世界書局，1974 年影印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²⁵ 見卷 39，葉 7，中國方志叢書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影印民國 11 年鉛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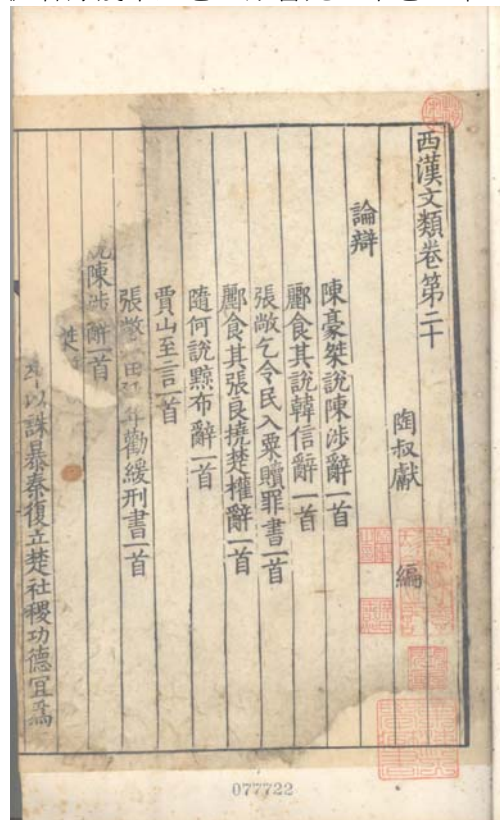
按，《(雍正)浙江通志》載「嘉祐癸丑進士」，但宋仁宗之「嘉祐」年號無「癸丑」年，僅有「辛丑(六年，1061)」與「癸卯(八年，1063)」。宋朝沈邁<陶叔獻墓誌銘>載，陶叔獻「皇祐元年(1049)春三月，登進士第」，若戴顯甫果真「與母舅杭州陶叔獻同舉進士」，則應為「皇祐元年(1049)」，但是年為「己丑」。而《宋元學案補遺》云「寶祐元年(1253)登進士第」，查「寶祐元年」正是「癸丑」，但已到宋理宗年間，與「墓誌銘」所載已差二百餘年。《(浙江省)杭州府志》是據《西溪集》所載而錄之，仍云「皇祐元年(1049)三月登進士」。若據屈萬里先生所云：「《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殘本五卷。原書凡四十卷，宋陶叔獻編，宋紹興十年(1140)刊本」，則《宋元學案補遺》的「寶祐元年(1253)登進士第」說法，明顯有誤。因此吳福助先生據「墓誌銘」所載，推知：「陶叔獻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七 2 年(1014)，卒於仁宗皇祐元年(1049)」²⁶。

四、關於館藏《西漢文獻》所見之板式行款等資料

屈萬里先生說：「《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殘本五卷。原書凡四十卷，宋陶叔獻編，宋紹興十年刊本。愛日精廬藏本為卷卅六至四十」，本館典藏部份是「卷二十至卷三十五」，是書夾板的「說明」記載：「本館現有即為席氏之藏書」。現藉由整理之便，詳閱此十六卷，發現藏印有：

「趙宋本」圓型硃印、「席鑑之印」方型硃印、「席氏玉照」方型硃印、「坤亨所藏」方型硃印、「臣鑑」方型硃印、「荊山珍本」長型硃印、「桃原衣冠」方型硃印、「文學掾」方型硃印。

由「席鑑之印」、「席氏玉照」、「臣鑑」、「荊山珍本」等藏印，可知館藏之本確實曾經「席鑑」珍藏。是書的板式



²⁶ 見<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鎖庫之寶--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收《國學方法論文集》)，頁 412，吳福助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初版。

行款如下：

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字不等。板框 16.7x22.3 公分。魚尾下題「西漢文獻卷〇〇」，板心下方題刻工名。

各卷首行上題「西漢文類卷第〇〇」，次行下題「陶叔獻編」，三行爲文體名(如卷二十爲「論辯」)，卷末題「西漢文類卷第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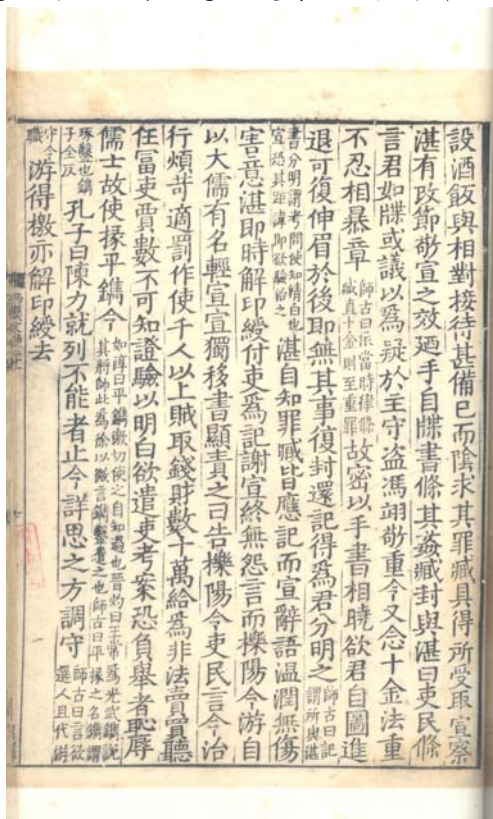
屈先生提出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殘本五卷」，查該書「西漢文類宋紹興刊本」條記載：

陶叔獻編。唐柳宗直有《西漢文類》二十卷，宋時其書失傳，叔獻重加編纂見^{郡齋讀志}，原四十卷，今存卷三十六至末五卷，後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彫印」一條，每頁紙面俱有「清遠堂」印記，字畫清朗，紙色瑩潔，宋刊宋印本也。²⁷

又，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西漢文獻五卷^{宋刊殘本}」條載：

題陶叔獻編。是書晁氏《讀書志》著錄作二十卷，此本原書四十卷，今存卷第三十六至四十，卷末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彫印」一行，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分注二十五至三十字一等。敬、竟、殷、匡、貞、徵、短、桓、完等字減筆，紙面鈐「清遠堂」三字朱記，當是南宋時紙鋪號也。舊藏愛日精廬張氏。²⁸

二書所載相同，惟瞿氏詳載板式行款及刻工，並云「清遠堂」是「南宋時紙鋪號」。²⁹



²⁷ 見卷 35「集部·總集類」，葉 2。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景印。是書附續志外，書末另有出版社編製的「書名索引」、「人名索引」二種，依筆劃排序，頗便使用。

²⁸ 見卷 23「集部五·總類類」，葉 11。書目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1967 年。

²⁹ 按，已故前本館古籍室朱書焱主任曾赴北京圖書館親睹張、瞿二先生所記之殘卷，

細審館藏之書，亦鈐有「清遠堂」長型硃印，但非如張氏所說「每頁紙面俱有」，僅見於：卷 21 葉三、葉七、葉八、葉十一，卷 23 葉一，卷 24 葉二、葉三，卷 26 葉十，卷 28 葉八，卷 29 葉二，卷 30 葉八等處。

又，瞿氏云避諱字有：「敬、竟、殷、匡、貞、徵、禎、桓、完」等九字，然館藏是書之避諱字，有「殷、敬、境、竟、徵、讓、弦、弘、禎、完、桓、豎、玄、胤、樹、紕、眩、鏡、貞」等十九字³⁰，是否因館藏有十六卷，相對地避諱字就比較多？實不得而知。按，館藏之避諱字分見於：

1. 卷 20 「橈楚權辭一首」的「殷」，「至言一首」的「敬」。

2. 卷 21 「喻巴蜀檄一首」的「境」，「難蜀川父老文一首」的「境」，「出教告屬縣一首」的「敬」，「責櫟陽令謝游事一首」的「竟」、「敬」，「移書太常博士一首」的「徵」，「上封禪書一首」的「徵」。

3. 卷 22 「說韓信辭一首」的「讓」，「報孫會宗書一首」的「殷」，「說王根辭一首」的「徵」，「對哀帝問一首」的「敬」、「弦」、「弘」；「薦丙吉書一首」的「徵」，「訟王尊書一首」的「徵」，「訟馮奉世前功疏一首」的「境」。

4. 卷 24 「乞罷光祿大夫書一首」的「禎」、「完」、「徵」，「上書乞罷丞相書一首」的「徵」。

5. 卷 25 「宮闈·孝成許后上乞不依竟寧故事一首」題目及內文的「竟」、「敬」，「諫起昌陵疏一首」的「殷」、「敬」、「桓」、「豎」、「弘」，「奏復太上皇寢廟書一首」的「徵」。

6. 卷 26 「陵寢下·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詔文共四首」標題的「玄」及內文的「弘」、「玄」、「敬」、「殷」，「御史中丞劾奏薛況一首」的「敬」、「完」，「陳慶相劾一首」的「敬」。

7. 卷 27 「獲麟對一首」的「境」、「敬」，「封泰山對一首」的「徵」，「上壽辭一首」的「讓」。

8. 卷 28 「絕命辭一首」的「玄」。

卷四十末葉確實刻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彫印」等字。

³⁰按，吳福助〈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鎮庫之寶--宋本陶叔獻《西漢文類》〉(收《國學方法論文集》)，頁 410 云：「又避諱甚嚴，宋高宗以前之廟諱御名，如匡、胤、玄、弦、朗、縣、敬、竟、境、鏡、弘、紕、殷、貞、徵、懲、豎、樹、禎、讓、昞、桓、完、觀、邁等字，皆缺末筆以避諱。」總共列出 25 個避諱字，而館藏所見僅 19 個避諱字，未見「匡、朗、縣、懲、昞、觀、邁」七字，多出「眩」字，或吳先生撰寫時僅根據一般板本學所列舉之宋諱字而言之，並未親自細數所致。吳福助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初版。

9.卷 29「說王鳳辭一首」的「貞」、「殷」，「禁挾弓弩辭一首」的「弘」。

10.卷 30「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的「玄」、「弘」、「殷」，「郊祀歌十九章·玄冥六」的「玄」、「郊祀歌十九章·惟泰元七」的「玄」、「郊祀歌十九章·天地八」的「敬」、「郊祀歌十九章·天門十一」的「殷」、「弘」、「郊祀歌十九章·景星十二」的「殷」、「郊祀歌十九章·齊房十三」的「玄」、「郊祀歌十九章·后皇十四」的「玄」、「郊祀歌十九章·赤蛟十九」的「殷」。

11.卷 31「韋玄成自責詩一首」標題的「玄」，「諫楚王戊詩一首」的「弘」，「自責詩一首」的「玄」、「殷」，「聖主得賢臣對頌一首」的「桓」、「弘」。

12.卷 32「子虛賦」的「玄」、「境」、「殷」。

13.卷 33「大人賦」的「玄」，「甘泉賦」的「玄」、「胤」、「弘」、「樹」。

14.卷 34「羽獵賦」的「殷」、「樹」、「玄」、「桓」、「弦」、「紉」、「眩」、「弘」，「長楊賦」的「玄」，「河東賦」的「殷」、「貞」、「玄」，「自傷賦」的「鏡」、「玄」、「貞」、「胤」、「弘」等。

雖然館藏之殘卷所見的避諱字如上所記，有十九字之多，卻仍有部份避諱字並未依例缺末筆，如：

1.卷 20「乞令民入粟贖書」的「竟」，隋何「說黥布辭」的「敬」。

2.卷 21「喻巴蜀檄」的「敬」。

3.卷 23「薦辛慶忌封事」的「敦」，「訟馮奉世前功疏」的「境」。

4.卷 28「遺宣帝子憲王書一首」的「境」。

5.卷 29「說王鳳辭」的「胤」。

6.卷 30「子虛賦」的「弦」等。

可見即使宋刻避宋帝諱較之後代是嚴謹的，但坊刻本仍未全面遵守。

就館藏本所見，是書的板心下方間見有「刻工」的姓名，但《愛日精廬藏書志》與《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二書卻未見標註有無刻工，茲將十六卷所見到的各葉板心下方所題的刻工錄之於下：

吳、邵、孫、王固、孫格、于昌、吳仲、周浩、徐彥、米常、劉仲、范興、陳乙、朱礼、包正、孫源、陳錫、劉益、乙、宋道、沈紹、余集、雇仲、志、王因、宋祥、□皇、江政、祥、顧忠、錫、胡杏、邵興、江式、李攸、沈沼、宋、道、江用、吳邵、周志、于、昌、升、沈、常、李、浩、礼、杏。

由於部份書葉或破損，或磨損，導致未能辨識出來，但也足以提供研究宋代板心者的參考。

西漢文類卷第三十二

陶叔獻

編

司馬相如子虛賦

上林賦

子虛賦

司馬相如

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云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前漢二十七下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

過媼烏有先生師古曰媼誇詭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詭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

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雲夢楚數縣也在南郡華容縣

077728

五、結語

陶叔獻除了重輯《西漢文類》外，是否另有其它著作？在此稍加說明。沈邁在「墓誌銘」中雖未記載，宋朝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總集類》載：

《唐文類》三十卷，右皇朝陶叔獻編。《唐漢策要》十卷，右皇朝陶叔獻編。³¹

元朝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載：

《唐文類》三十卷，鼂氏曰皇朝陶叔獻編。《漢唐策要》十卷，鼂氏曰陶叔獻編。³²

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史部》載：

《兩漢策要》十二卷，宋陶叔獻撰，乾隆刊本，石印本。³³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集部》載：

《兩漢策要》十二卷抄本，(宋)陶叔獻原本，金常彥修孫^{名未詳}增補，是書取兩漢書策論書疏可備出題者，按時代編次，蓋備場屋科舉之用也。³⁴

可知陶叔獻另有《唐文類》、《唐漢策要》二書，及一本名為《兩漢策要》。但《兩漢策要》是否即從《唐漢策要》十卷析出，就不得而知。館藏無《兩漢策要》一書，吳福助先生云：「今傳《兩漢策要》十二卷，有景祐二年丹陽從事阮逸序，知為陶氏早年之著作。此書專錄時策，文章醇茂，有裨於明體達用，足為人臣靖獻之資。金常彥修加校訂，增添兩卷。」據是說，《兩漢策要》原本十卷，經後人增添兩卷而成十二卷本，則與《唐漢策要》十卷的記載相同，若據此而說《兩漢策要》十二卷是從《唐漢策要》十卷析出，後人增補兩卷，那麼唐朝部份的「策要」又是幾卷呢？因與本文要介紹的《西漢文類》無關，就不再進一步探討。

³¹ 見卷 2，葉 80，宋趙希弁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³² 見卷 248，葉 16，經籍考 75，集，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本，1986 年。

³³ 見卷 5，葉 27，史鈔類，書目四編本。是書收錄清朝丁丙家之藏書。台北廣文書局據錢塘丁氏聚珍倣宋版影印，1970 年。

³⁴ 見卷 35，葉 16，中國文史哲資料叢刊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據清道光七年張氏家刻(愛日精廬)本影印，1982 年。